

面纱下的中国形象

——从跨文化解读电影《面纱》中的中国形象

麦新

(广西大学, 广西南宁 530005)

【摘要】电影《面纱》是根据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同名长篇小说“The Painted Veil”改编拍摄。本文试图从跨文化的角度讨论电影《面纱》对中国形象的美化与丑化,反映出西方注视者打量中国的不同目光。

【关键词】面纱; 东方文化; 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I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2-0053-03

电影《面纱》是根据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同名长篇小说“The Painted Veil”(1925年)改编拍摄,原著也被人译为《彩色的面纱》、《华丽的面纱》。这部影片在全球上映后,得到了观众以及影评家的大加赞赏,获得了诸多奖项,比如2006年美国“国家影评协会”的十佳电影;2007年第64届金球奖的“最佳原创音乐”。该影片讲述的是一个与爱情救赎有关的故事:在20年代初期,一对英国夫妇来到美丽却瘟疫肆虐的中国乡村,经历了层层波澜最终领悟到爱的真谛。故事的女主角吉蒂,为了逃离空虚的生活圈子以及家人带来的压力,接受了细菌学家沃特的求婚,虽然吉蒂并不爱他,但还是与他一同远赴上海。婚后沃特迅速的投入到细菌学研究中,身处异乡的吉蒂倍感孤独、郁郁寡欢,渐渐地与迷人的查理·唐生暗生情愫。沃特发现妻子的婚外情之后,由爱生恨,逼迫吉蒂与他前往美丽却瘟疫肆虐的中国内陆山村——梅潭府,去平息这场来势汹汹的瘟疫。在危机四伏的疫区,吉蒂和沃特受到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考验后,相互之间都起了变化:吉蒂真正爱上了她的丈夫,沃特也渐渐原谅了妻子的不忠。就在他们逐渐走进彼此心扉时,沃特染上瘟疫身亡,剩下吉蒂独自承受这份悲痛。经过这一系列变故的洗礼,吉蒂也蜕变成坚强勇敢的成熟女性,她与沃特的爱更是由此升华为一种永恒的大爱,永远的留存于吉蒂心中。

《面纱》中的主角虽然是一对英国夫妇,但故事中却呈现了百态的中国形象,既有美化的一面,又有丑化的一面。毛姆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上,既受到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主观想象的影响,又受到自己对东方古老文化向往之情的影响。一方面把中国形象进行扭曲丑化,把中国塑造成一个羸弱小女子的形象;另一方面,又将中国塑造成一个美丽而神

秘的世外桃源。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分析《面纱》中的中国形象。

一、破败迂腐的中国

整部《面纱》中有不少西方人居高临下的审视东方人卑躬屈膝的画面。作者把中国人异类化、野蛮化、背景化,流露出西方社会集体无意识的优越感,以及对东方人民根深蒂固的蔑视之情。视角以西方注视者吉蒂刚到梅潭府……一个瘟疫肆虐的东方村落开始,吉蒂所见所闻尽是中国肮脏杂乱:破败的房屋,肮脏的玩偶,古怪的女仆,污秽的街道恶臭难闻。而中国民众则是一群丧失言语权力、唯唯诺诺、愚昧无知、死气沉沉的行尸走肉,为了突显男主人公沃特的伟大,影片里中国平民的形象完全随着文章需要,变成各式各样的背景人物。一方面他们愚昧、丑陋、迂腐,扮演着被救援的角色,急切地等待着这位英国绅士的救助。这位英国绅士则在救助过程中充分展示了他的闪光点:不仅有着专业精湛的技术,还对无知愚昧的中国人民有着无限包容与大爱的崇高品质。在沃特为阻止瘟疫蔓延封井、断水后,村民们无知的诅咒、谩骂;在沃特劝说早日把逝去的亲人下葬时,村民们野蛮、不讲理。其实在沃特无限包容下也掩盖了另一个事实,即他之所以能无限包容也正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民根本不是与他们平等的人,不值得与之计较,他们抱着一种救世主悲天悯人的心态来看待中国民众,中国民众当然不能激起他们的愤怒。毛姆为了实现心中那个崇高伟大的救世主理想,那个英雄主义理想,把沃特也塑造成这样一个英雄人物,而中国人民则理所当然的成为英雄周围沉默的背景。另一方面作为英雄一般都需要一个英雄救美的情节,来突显英雄的至情至性。这时,这些迂腐懦弱的中国人又变成热爱祖国的愤青,忽然有了

收稿日期:2013-04-10

作者简介:麦新(1988-),女,回族,广西大学2011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挥着臂膀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除鞑虏”的勇气,有了对吉蒂围追堵截的愤怒,有了与沃特对峙的勇气,然后这些种种勇气最终也要败给英国绅士的机智勇敢,从而为男女主人公原谅彼此,产生真正的爱情做铺垫。中国平民的形象又一次随着情节的需要成了一群肤浅可悲又可笑的背景人物。而在这一群背景人中占绝对强势的中国军阀,也被塑造成一肚子猪油水的蠢才,短短一段对话,把军阀无能、腐败、势利的丑陋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不可否认那时的军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导演这样的安排无疑是刻意放大丑化了军阀。书中最重要的一位中国人,余团长是影片中唯一一个有姓的中国人,但他仍然和别的中国人一样沉默寡言,对这些所谓的救援者“唯命之从、俯首称臣”。除此之外,那位由名模吕燕饰演的满洲格格,出场时间不多但却意蕴深长。虽然她是个落寞贵族,但毕竟是皇族的格格,在电影中却甘心委身于韦丁顿,性感诱人而又神秘莫测。而韦丁顿在片中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一个被派遣到中国乡村长期驻扎的海关专员,事实上这样的人物大多在自己的社会关系里得不到满足,为了逃离那个社会圈子,韦丁顿来到了遥远偏僻的乡村,为自己重新营造一个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对于沃特夫妇韦丁顿却是抱着一种仰视的态度,而就是这样一个西方人中的弱者却赢得了满清皇室格格的死心塌地。由于韦丁顿一个举手之劳的帮助,这位格格便抛弃了门第、抛弃了自尊、抛弃了家庭和他在一起。又一次表现出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根深蒂固的臆想,毛姆潜意识中认为东方女性没有自我意识、是一群未开化的守旧妇女,即便是一个皇族的格格,也仅仅因为一种报恩的心态,便不顾一切跟随韦丁顿。就算在同样为女人的西方人吉蒂眼中,这位皇族女人也显得格格不入。她神秘美丽但是又诡异古怪,是他们三个西方人中的异类,每当吉蒂看她时,也总流露出一种探究及闪躲的眼神,所以即使她身在这个西方人的圈子,却也无法融入他们,这位东方女人成了西方人眼中的“异类”。

而与中国人相对应的西方人成为话语的中心,成为梅潭府的救世主:细菌学家沃特是抵抗瘟疫的大英雄;法国修女、包括吉蒂本人是孤儿的拯救者,他们本被“残忍的中国人”遗弃或卖掉,是大爱无私的修女拯救了这些中国孩子;甚至秃头的小个子韦丁顿也于危难中拯救了一家满清贵族。总之,影片中西方人都在不停的帮助、施舍落后的中国民众,是处于高处的拯救者,而中国人是仰视着西方人、

渴望西方人拯救的可怜人。这些无疑都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扭曲,是西方人潜意识中对自我文化的优越感。

二、神秘魅力的中国

也许是因为长时间游历东方国家的原因,对比其他一些西方作家,毛姆对中国的描写也有许多公正客观的地方。他对神秘的东方及中国情有独钟,将这遥远的国度视为精神的伊甸园,逃离西方喧哗骚动的世外桃源。

中国的神秘与魅力首先可以从吉蒂的转变看到。影片中,吉蒂初来中国时是个内心空虚、没有精神寄托的失意女子,沉浸在自己狭隘的爱情世界里。刚开始她厌恶、害怕又鄙视梅潭府的一切,不顾所有的想要逃离。然而在无力抗争、不得不留在这里后,她逐渐发现了隐藏在背后的美好,开始慢慢习惯这里的生活,走出自己的小世界,投身于更有意义的事情——在修道院帮助修女照顾孤儿。她似乎已经意识到曾经的生活是那样的肤浅、狭隘,终日沉浸在失恋的痛苦和对丈夫的怨恨中,患得患失,而忽略了身边需要她帮助的人。在放下心中的执念,吉蒂全心全意的照顾孤儿,在和孤儿相处的日子中,吉蒂渐渐找到精神寄托,与沃特之间的怨恨也慢慢融成爱。正在疫病退去、夫妻彼此原谅的时候,沃特突然去世,大悲后的吉蒂对生活有了另一种顿悟,最初古怪的女仆也变成了一位智者老妇,给予吉蒂独特的安慰,最终使她蜕变成了一个内心强大的女子。在沃特去世后,吉蒂回到家乡,独立承担起抚养儿子的责任;面对旧情人唐生的暗示,她不再像最初一样心神荡漾,而是冷冷的回绝了他。她不仅坚守着与沃特的爱情,也准备好了独自去面对今后人生的磕磕绊绊,无论发生什么,她都坚强的去面对、去接受。影片的结尾颇有象征意义:云雾散开,一条崎岖的水路豁然呈现在眼前,迷人的中国风光就此展现在吉蒂面前,正如她经历了重重阴霾后,逐渐学会用一颗强大的心脏去面对人生,最终解开生活的面纱,得到生命的真谛,完成精神的重塑。

其次,影片中形象最深刻的中国人就是由黄秋生饰演的余团长了。片中他是一个沉默寡言、顺从又忠诚的士官,他的任务是协助细菌学家沃特抵抗瘟疫,所以面对西方人对他提出的要求他都不动声色的接受,但是在他漠然的外表下隐藏了一颗智者的心。他第一次闪光是在井水边,沃特正努力试着用笨拙、不成句的汉语跟余团长交流时,他用流利

的英语告诉他:“我在莫斯科接受过训练,如果你不想说英语,我们还可以用俄语交流。”看到这里相信中国人都会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沃特这个西方救世主万万没有想到毫不起眼的余团长有这么流利的英语,无疑给了西方人的优越感一记响亮的耳光。余团长也正是隐忍又有才的中国人的代表。第二次是看到余团长在给沃特当翻译,面对腐败、势利的军阀时,机智的与之周旋,巧妙的“翻译”了沃特的话,最终达到目的。表现出一个有勇有谋、爱国爱民的中国人形象。除此之外,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影片中余团长与沃特聊天时的一句“如果贵国的军队不把枪口对准我们,也许我们之间的合作会更好。”巧妙的表明自己的立场,指责西方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表现出一位真性情、大智慧的英雄男儿形象。

最后,还有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即是那位满清格格,在前面提到她出场时间不长但意味深长,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她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东方文化被扭曲的一面,也能读到被美化的一面。她的风情万种、神秘诱人就像画中走出来的人物,连吉蒂在她面前都要自愧不如。她这一形象不正像极了毛姆眼中的东方文化,也许她就是毛姆心中真正

的东方——既有丑陋不堪的一面,又有风情万种的一面。

三、结语

影片《面纱》中,作者与导演力求以相对客观的眼光来描写他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但无可避免的受到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潜意识轻蔑的影响,多多少少丑化了中国,或者又受到自身对东方文化崇拜之情的影响,多多少少美化了中国。从这些潜意识中的丑化美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西方注视者眼中的中国,可以看到一个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中国,从而由此及彼的反思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不是也或多或少丑化了一些民族?又或者美化了一些民族?把一些个别现象普遍化,并从这些个别现象中去评价某个民族,而忽视他们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不可否认,每个民族都有着自身的特点,我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优缺点,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生活习惯,审美价值,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接受包容它们,而不要通过个别的现象就去评价认定批判或崇拜一个民族。我们都是普天之下的众生,有着一样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我们需要怀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来看待彼此间的不同,互相包容、彼此友爱,以此来越过跨文化交流的冲突。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2]毛姆.面纱[M].刘宪之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 [3]赵轩.三个电影文本与一种东方情结[J].电影文学,2007,7.
- [4]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 [5]赵丽.浅议毛姆笔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J].吉林省教育学院报,2009,2.

The Image of China Under the Veil

——to Interpret the Image of China in the Film "The Veil"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MAI Xin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5)

Abstract: The film "The Veil" is adapted and filmed based on the long novel "The Painted Veil", written by Maugham, a famous British writer. In this paper, it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beautification and uglification of the image of China in the film "The Veil"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which reflects the different views of western people to China.

Key words: Veil; Eastern Culture; The Image of China

(责任编辑:张俊之)